

中国新锐作家当代文学典藏：小说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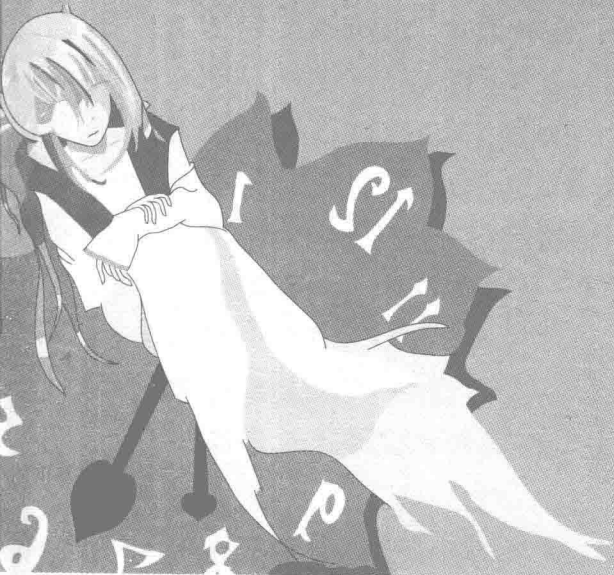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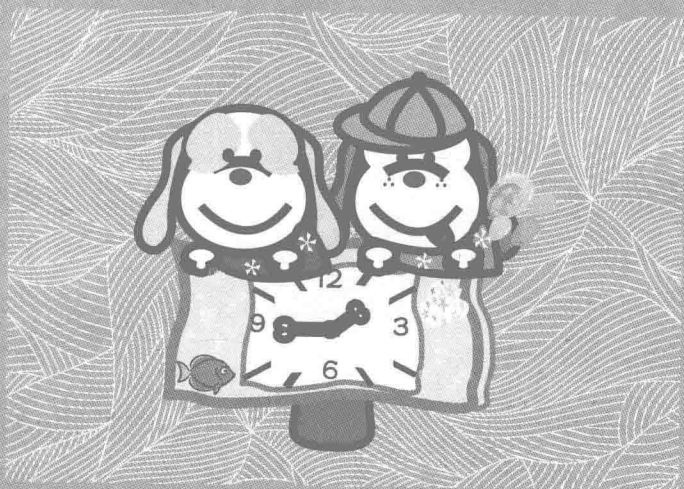
那时候

蔡磊/著

下



中国新锐作家当代文学典藏：小说卷



那时候

蔡磊 / 著

下

迷 失

1

邪了，满街流动的红男绿女之中，居然会有人如此深情地看着我。我是无意间抬头看见他（她）的。当时，他（她）正要急匆匆越我而过，看见我，他（她）便放慢了脚，就那么离我半步之隔地一边迈步，一边看着我笑。一脸的深情，一脸的喜悦，一脸的期待，一脸的使我觉得不可思议的表情。我重又低下头，像是怕我的落满了灰的三接头皮鞋会突然从中断裂开来。只是，直觉告诉我，那个说不清是男还是女的人还在看着我，并且，还在笑。真他妈的邪了，在这个花样日日翻新，你今天时髦明天就未必时髦的时代，居然会有人对我这个又瘦又丑还不乏老态的家伙做如此深情状，真他妈的邪了。我抬起头，眼睛正对着那个人的眼睛。我傻了，大张着嘴，一只苍蝇落在眉毛上也没想到该动手。甲虫般花花绿绿蠕动的男士和女士们，高耸的拥挤的楼们，不宽的街道，喧嚣的城市夕总之，骚动不安的整个的世界一下子都消失得干干净净，只有眼前这个粗看像女人，近看像男人，再细看才又是女人的如冬天正午的太阳一般亮堂堂喜洋洋暖烘烘的脸。我怎么能忘了她呢？

“嘿，妞！”若不是顾及到男女有别的圣训，我几乎要一个鱼跃扑到她怀里。

“团团！”她也叫出一声。这曾是老一套的却又久违了的称呼，一下便消失了十多年分离后形成的生疏乃至隔膜的感觉。我们如同经历了生离死



别的恋人一样，就那么靠着脏不兮兮的人行道边的铁栏杆，又说又笑指指划划地聊起来。可是，吹了半天，除了彼此知道了各自都已成家生子之外，我连她在哪个衙门里领银子都没记住。她也愣愣地看着我：

“文联？文化联络部对吧？”

“利勃海尔电冰箱几星级？”

“四星级呀。”她认真极啦。我只好也认真起来。我细到不能再细地就文联工作的性质、意义及名称解释了一番。

“噢——”她仍是极认真的。“你出息了呀。”她说：“听说有个写小说的蔡磊，没想到就是你个菜包子，菜团团。”

“嘿嘿，嘿嘿。”我笑。

“那你咋不写写我们当年呢？”

“写什么？写你为入党咬破指头写扎根书？嗯？”我一下子显得恶狠狠的。但愿她能明白，我并不想饶恕她。果然，她脸红了，说：

“别别，别别！都怪不是东西的‘四人帮’。”她又说：“那你咋不写写他呢？那个本来叫陈家堂后来改名叫陈彬的家伙？”

“谁?!”

“你忘了？就是那个伪知青嘛！”

“伪知青？嗯——”像明晃晃的锯齿形的闪电撕裂浓沉的黯夜，一张脸颊上常透出种保养得很好的柔嫩的粉红的白净净的四方脸渐渐地清晰起来……“你怎么不写伪知青呢？”几乎是所有同时认识我和他的人都这样问我，妞已说不清是第几人了。是啊，我为什么不写呢？怕露丑？嫌丢人？怕在写他的时候不得不托出我们当年的种种劣迹？恍惚中，只听妞还在说：

“那家伙太可恶了，害得我差点回不来了……”我抬起头，妞一脸的悲愤。这家伙，还以为我不知道那件事的底呢。见我看着她，便又给脸上挂上些凄惶，“骗子！那家伙让警察抓走时脚上那双翻毛鞋还是我的呢。骗子！你写篇小说臭臭他。”

“……”

妞临走时塞给我一张名片，头衔是：大华贸易总公司经销部部长。妞走了。直到重新没入人流的最后一刻，她整个儿的给我一种恨不能活活宰了谁的怒冲冲的感觉。想起一个人，只因他十多年前穿走你一双翻毛鞋，过去了的那些日子就真的没有使你再想起些别的什么？妞，你不觉得你太过了么？算了，让你和你的伪知青都见鬼去吧！可最终，我还是忍不住把手伸进了墨水瓶，涂满一面又一页的稿纸。真他妈的邪了。

2

后来，我常常想：假如我们第一次进村时队里没有组织起那样一个欢迎场面，我们也许就不会还在村口时就感到那种铭心刻骨的凄凉。要知道，我们是怀着一种激动乃至狂奔的心情踏上人生之旅的第一步的。起码，团团是这样的。当兰州车站广场上下乡知青们和十数倍于他们的送行的亲友们一起大放悲声的时候，没人去送的团团却在心里念出一首打油诗：人说天下家最好，我说家里好个毬；不是还要吃和穿，鬼才喜欢家里钻。火车轰隆轰隆地直往西开了一夜半天，下午的时候，团团他们一伙到了。一跳下火车，团团就觉得自己被一种悲壮的氛围包围了。想想吧，从激奋到悲壮再到凄凉，团团他们人生乐章的第一个乐句像不像小学生造的疙疙瘩瘩的不及格的句子？

先说悲壮。

离县城还有几十里之遥的火车站实在是太简陋了。横亘万年绵延千里的祁连雪峰雄踞于车站南侧，车站的向西边天际延伸过去的铁轨和在铁轨上急急蠕动的喷着黑烟的火车便有了一种慑于大山的威严而仓皇逃遁的样子；北边则是一大片不见头也不见尾的从东向西铺泻而来又铺泻而去的苍灰的荒滩。一条同样苍灰的公路自南而北横穿过这片不毛之地，顺着公路往前看；几乎是在视线的尽头，有一条矮矮的带子——团团他们不久就知道了，那是保护兰新公路不被风沙吞噬的防风林带。再后边，就是河西走廊的一片绿洲。一片苍天盖着一片旷野。在天地之间，站着团团他们一伙



127

迷
失



近百名掐了头的苍蝇似的知识青年和一个恨不能将脖子缩进胸腔去的袖筒里掖两杆红绿旗的值班员。所有的人都显得那么渺小卑琐。风刮着脸，刀扎般地疼。这疼使团团骤然明白了些什么。我们不是来战天斗地学术寨的么？远在京城的领袖不是教导说“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么？团团想像着领袖说这话时该是何等的气魄，那双能扭转乾坤的巨手又是怎样气度恢宏地一挥！“风萧萧兮易水寒，我们一来兮不回兰！”不知是谁拖着长腔吟出蹩脚的“旧瓶新酒”。也许，这个人也和团团一样，思想到了一种境界，因而感到了一种悲壮？那时十七岁的团团一伙就是这样以一种浅浅的浑沉感到了悲壮。

三辆大卡车将团团一伙连铺盖一起拉到县城。吃住都由县知青办的人安排好了。第二天一早，团团他们一伙又整队去了县城的烈士陵园，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讲解的是一个瘦巴巴的老头儿，他呜哩哇啦地说了半天，激动得满脸的老人斑都红了，两个嘴角全是白沫，团团他们一伙还是谁也没有听懂。这样的，原本是很肃静的队伍渐渐嘈杂起来。

在一片嘈杂声中，团团又感到了在车站时曾感到的悲壮。而且，比那回要有内容得多。团团回过头瞪了两个正捂着嘴吃吃直笑的女知青一眼。其中一个女知青也把眼一瞪，“碍你啥事啦？你老爹又不是这里的烈士。”

“那等你老爹死了埋在这儿，行不？”团团说得和颜悦色，却又立刻狠狠地往地下吐了一口唾沫。第一个说话的还要说什么，却被另一个拉住了。

“吵啥吵啥？现在兴火葬，不埋的。”直到他们同时爬上同一辆生产队来接人的马车，看见团团，那姑娘还亲亲热热地扬扬手歹说：“只有骨灰盒。”

这话可不吉利。为了这不吉利，团团就送她一个“骨灰盒”的雅号。几乎是同时，团团也给那个老和“骨灰盒”一起的女知青送了个名字：妞。团团很为自己的机智得意。“妞”极丑，活活就是个丑女。“骨灰盒”倒不难看。尤其是那双眼睛和眼睛上长长的还微有些卷的睫毛。后来，团团就把她叫长睫毛。不过，那是后来了。

快进村了。其实，昨天一过了兰新公路，团团就发现，这里并不可怕。条块很大的平整整的田野上阡陌纵横，沟渠四布，泥顶泥墙的农舍三五成群，形成一个个自然村落，和内地农村并无二致。这样，团团就觉得满登登充溢胸怀的悲壮之情像个漏气的皮球一样渐渐地瘪下去，瘪下去。要进村了。村口的景象又使团团倍感凄凉：拢共十来个光屁股拖鼻涕的碎娃和老态龙钟的老汉老婆婆稀稀拉拉散在村口，都是木愣愣的。看着团团一伙坐着的马车近了，他们便象征性地拍起巴掌。这以后过了很久，只要团团一想起这个场面，哪怕心里本来满是阳光呢，也顿然会觉得周身寒彻。

在不长的被路边的房舍挤得歪歪斜斜的村街中间，有一个不大的空场，坐北朝南成一字形连在一起的两间房的房门洞开着，见到胶轮车，从里边涌出近十条汉子。“到了到了。”汉子们喊。“到了到了。”团团一伙也跟着喊。一通忙乱，矮矮的瘦队长极热情地和团团一伙一一握手。“发现没？队长和女的握手时间特长，也特用劲。”老四悄声地对团团说。团团满脸冰霜。“关你什么事？吃醋啦？”“关我鸟事。”老四嘟哝着进了房门，又情不自禁一声惊喊：“嘿，好一盘社会主义的大炕。”“嘿嘿，也不知你们来几个，就弄大了。大了好，炕一热，满房子就都热了。”队长说。“对对，好好。”团团他们说。

第一顿饭就是在炕上吃的。团团他们三男四女一共七个，从大队书记主任到队长副队长保管记工员和几个有头脸的社员又是十来个。伪知青那会儿也在场。其实，刚跳下马车，团团就注意到他了。团团还发现，他们所有的人都毫不例外地多看了他两眼。包括妞和骨灰盒及另外两个女的。这绝不是因为继队长之后，他也热情地抓住团团他们每一个人的手又握又摇；也不是因为他跑前跑后忙得最欢，以至于鼻翼上都沁出了细密的汗，而是因为他脸白，是一种在农村绝无仅有的保养得很好的泛出些桃红的白。穿戴也极整齐，一套深蓝的涤卡制服明晃晃的。相形之下，所有的人包括团团一伙也黯然失色。吃饭时，他几乎是一刻不停地直往团团一伙本来便堆得满满的面碗里夹菜，一边还操着不好懂的方言劝团团他们：“吃，





吃，这里的人也做不来个饭，吃，吃。”

“那你是哪来的？”团团忍不住问他。

“我也是知识青年。”他的脸红了，显出尴尬和慌乱。

“县上下来的？”

“嗯，不，不是，就在队里。”

“噢——，是居民下放来的，是吧？”老四举起一根筷子悬在肩膀上，一扭一扭地做了个挑担的动作，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嗯，对吧？”

团团一伙都笑了。他也很不好意思地笑一笑，脸也更红了。“不是的，就是队里的。”

“那你他妈的算什么知青？伪知青！”整恶狠狠地说。

3

待到队里之后，团团一伙才明白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只能是最高指示，在底层的生活里，事实是，连身怀绝技的老庄稼把式都无所作为。自留地务弄得再好，会批你的自私自利，养的家禽多了，会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人的精力先是被消耗在无休止的人斗人的游戏之中，待到这也使人疏懒乏困之后，人的精力便只够维持着把地里的活做下去。这样的，没几天，团团一伙便也乏乏的了，是那种说不出道不明的绝望的心都死了的乏。

“怎么是这样的？怎么是这样的？”团团一伙找到队长罗“说是让我们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贫下中农怎么是这样的？把交公粮说成上皇粮，把党中央说成是朝里？怎么是这样的？”

“嘿嘿嘿，”队长笑了，前仰后合了半天，才说：“朝里让你们下乡，是要让你们知道知道咱庄农人的熬煎，日后别把好日子糟践了，就行了么，还咋？你们还咋？我们不这样，还咋？”

团团觉得自己好像开始明白些什么了，可日子似乎本来不该是这样的

呀。“抓抓阶级斗争，生产就能上去了吧？”可是，团团说的连团团自己也觉将那么空洞无力。果然，队长嗤之以鼻：

“我们庄子里穷得连个富农都没有。给我们定了个历史反革命分子，还是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时弄的。麦子上不了‘纲要’，我斗他能斗得出来？”

啊啊，这就是想起来就让人热血沸腾要死要活的阶级斗争么？而且，这个全村唯一的阶级敌人还是伪知青的老子！

后来，团团一伙和伪知青熟识了之后，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起过他老子的分子身份问题。每每提及，便咬牙切齿，对他老子眼看着天都亮了却尿了炕的失足表示出不胜痛心疾首的样子。“你说霉不霉，兰州城都解放了，他又让马家军抓了兵，一身屎黄军衣的脖领还没蹭黑呢，又让解放军给抓了俘虏。你说霉不霉？当兵就当嘛，他回来硬吹他一去就当了连长，这不就成分子了？他霉毬的不算，连带着我也要霉一世啦。”他烦躁地狠狠抓着他本来梳得很平顺的三七开的分头，绝对的怒发冲冠的样子。

“不要紧不要紧。”团团不掺一点假的能理解他。因为，团团也有个有问题的老子。“我老爹是叛徒特务汉奸外加走资派，现在还挂着呢。”团团告诉伪知青。那天，团团和伪知青在给苞谷地锄草。听了团团的话，伪知青显得异常兴奋，正中有一道凹槽的漂亮的下巴也微向前倾，“嘿嘿，了不得，他一个人咋能有那么多的帽帽？”看他那神气，似乎能有那许多压得人气都喘不出的帽子倒是天大的好事一样。“你喳喳个，你喳喳个。”他一边说一边恭恭敬敬递给团团一根点燃了臭烘烘的“双羊”烟。

“杨虎城你知道吧？”团团开始神吹。那时候，团团已经又是团团了。初来时种种做作和不做作的激情呀决心呀早都抛到爪哇国去啦。再说，连队里的碎娃们都成天在笑嘻嘻地唱着玩：“队里的活呀，慢慢磨呀，干得多了划不着呀。”听听，划不着，鬼才好好干呢。“不知道？咳，还讲究是初中毕业的回乡知青呢，连这都不知道？西北军的总指挥嘛！还是不知道？”面对伪知青诚惶诚恐满是敬畏的脸，团团感到一种极舒适美妙的惬意。团团给伪知青讲了他老爹如何在读中学时就加入地下党，又怎样去国





民党军队中参军，如何以共产党员的身份集体加入国民党，以及他们那个连怎么和日本人遭遇，他怎么当了日本人的俘虏，日本人怎样给他们办训练班，又怎样把他们编入伪军，怎样去解放区扫荡，他又怎么样趁机跑回来，统统地讲了一遍。伪知青还是不明白，依然盯着团团问：“那他怎么能成了叛徒特务和汉奸的？”

“妈妈的，你真是个伪知青，连这个都不懂。他不是让日本人抓去了吗？要是没有叛变，日本人怎么能饶了他？他不是被编入伪军了吗，那不就是汉奸？当了汉奸又跑回来，不是当特务是干啥？嗯？”

团团的推理使伪知青折服，鸡啄米似地连连点头：“那你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伪知青突然的问话使团团如坠云里雾中。

“那你怎么办？”伪知青又问。还是那神气还是那调。这回团团明白了。说：

“有什么怎么办的？吃，干，等。”说着话。一股无名鸟火一下窜将上来，手下一使劲，团团锄掉了一窝苞谷苗。伪知青哎哟一声，跳过来，看了一阵，心疼地摇摇头，又去前边小心地移来两棵苞谷苗，补栽好，这才又朝团团笑一笑。团团不好意思了，说：“看不出，你对庄稼还这么精心呢。”

“咳，一年不全靠这了么？”伪知青呆立原地，直到确信补栽的苞谷苗没问题了，才又拿起他的锄头，锄着地，他又对团团说：“我们老子是分子哩。别看你老子也是分子，可你还是知识青年呀。一样样的事，你们遇上了不咋的；换上我，就得子子孙孙背下去。”他的幽默逗笑了团团。两个人一齐笑了一会，伪知青抬头看看天，见太阳还高悬着，又轻叹出一声：“我不爱这土里刨食的活法，一年下来，连个饱肚子都混毳不上。唉，你们还有个盼头，盼招工，盼回城，我唉——”他那苍老的叹息使团团在那一天的那一刻里明白了：看一个人是否已经老了，并不只取决于他的年龄和外貌，而在于他的心。团团觉得自己已经看见了一颗结满老茧的皱纹纵横的心。停了半天，团团才又问：

“那你会别的么？比如有个手艺什么的？”

“我才他妈是个小姐的身子丫环的命哩。先是学油漆匠，妈的，整得我起了一身疙瘩，医生说是漆过敏。又去学木匠，跟着个师傅咱们县上不敢干，跑到外县去，又让人给割了尾巴。工具全没收不说，还抓去蹲了半个月的收容所。真他妈霉得实实的。那半个月一丝油腥见不上不说，直把人饿得发昏。每日里七点开早饭，六点钟就让人给赶到院子里。那个管我们的老汉又恶又坏，让我们在院子里排成圆圈，一直不歇气地跑，跑到吃早饭。他说是，你们这些霉鬼自家屋里待不住，爱跑嘛，跑到我们这穷地方没啥招待，就让你跑个够，省得你们回去后又出来乱跑。等到被遣送回来，我师傅和我饿得人都没形了。我师傅一气之下，发狠把自家的一个指头剁了去，说再去当木匠他就是丫头养的。我能再去干啥？”一席话说完，伪知青那怎么也晒不黑的刚刚还红扑扑的粉嫩的脸竟是灰沓沓的，而且，明明是在灿灿的阳光下，他却一直地索索地抖。

愣了半天，团团也没想起该说什么好。最后才没头没脑地说：“你大概天生是个喝凉水塞牙的霉鬼的命。”

“就是就是。”伪知青也说。

那块苞谷地怎么也锄不到头，就像是熬不到头的日子。但是，时隔不久，团团怎样也没有料到、好运道会自己找上伪知青。

那是计划生育运动开始不久的事，公社要求各大队立即配备一名专职计划生育人员，具体负责。大队便指定了伪知青。去县上培训了半月之后，他荣归故里，走马上任了。那轻易不穿的蓝涤卡制服又穿上身了，那神气，那步态，总让团团想起一只朝着那轮金子般灿烂辉煌的太阳飞去的幸福的鸟儿。艳羡之余，团团会由衷地期望他别再出什么差错，像以前当民办教员那样因为在黑板上写错了字，被人轰回家才好。

尽管已经比团团一伙阔多了——不管多少，每月总还有点散碎银子可以领，烟钱便有了着落。伪知青仍喜欢每晚上到团团他们的社会主义大炕





上来坐一阵。而且，总带着一包烟。团团一伙本来是不抽烟的，可他们很快便发现了一个秘密；在地里干活时，只要你指间夹有烟卷，那不管你在地埂上坐多久，谁也不会管你的，甚至包括队长在内。“人家吃烟哩嘛！”像是吃烟是极神圣的打搅不得的事。于是，团团一伙也抽起烟来。而且，烟瘾日甚一日。只是腰间时时羞涩，烟荒不断。现在，有个伪知青每天来坐一阵，正好借机熏一通。再说呢，这些年里稀奇古怪的事团团一伙也见子不少，可冒充或者说伪装知识青年的却还是头回经见。已是生活在底层的知识青年居然还有人艳羨，这对团团一伙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团团知道，这想法无疑很猥琐，可那会儿却真的很鼓舞了团团一伙一阵呢。

下乡前，兰州市政府发给团团一伙一人一个红派司，印着黄灿灿的烫金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光荣证。虽说装潢不赖，可团团一伙都恨不能早日扔了这劳什子，哪怕换一个火葬场殡仪工的工作证也干。“妈妈的，什么东西嘛！”老四曾百无聊赖地斜靠在被垛上，借着煤油灯幽暗的光看了那红本本半天，又猛一下扔在炕角里。“下乡的发光荣证，不下乡的发照顾证，不光荣的还要照顾，妈的！”恰好坐在老四旁边的伪知青急忙爬过去捡起红本本，心疼得又吹又拍，“啧啧，要弄坏了，啧啧。”“你喜欢？送给你。”团团随口一句，他却当了真，“真的？”“那玩意儿是塑料的，什么蒸的煮的。”伪知青果然装上了那红本本，团团一伙谁也没在意。第二天，他一天不见。再过了一天，还是不见人。第三天，团团忍不住问了他的当分子的老子，才知道伪知青已进城三天了。队里离县城足足八十里，团团一伙提起进城就心里发憊，伪知青好端端地进什么城？而且，三天不归？第四天，他回来了，原来是去照相了，照那光荣证上贴的一寸免冠标准相。为了等相片出来，他就住在城里跟前的同学家，白天则四处晃荡。因怕那同学烦他，明明饿着肚子还说吃了，就那么喝了三天的凉水。可他精神仍然很好，油灯下，他脸上仍然红扑扑地放着光。“这相片上盖的啥印，咋的不见色光见字呢？”伪知青对着红本本又犯起了难，“用个五分的钢镚，能弄出个样儿么？”“你还刻个萝卜立王法呢。别他妈二百五了。”

老四抢过自己的光荣证，才发现自己的照片已经被揭掉了，他急眼了，“这是钢印，你他妈光照相顶个屁用！”“还有名字呢，你能改了？”团团也说。“我就用那上边的名字，谁知道谁是谁呀？”伪知青说得极认真。“用我的名字？你他妈又不是我儿子！”老四余怒未息，小心地凑到灯前，专心地对好字缝，又把自己的照片贴上。

伪知青仍一如既往地来，来了便一如既往地盘腿而坐，听团团他们吹牛扯皮或者唱歌。怪得很，伪知青不在时，团团一伙互相看着都直腻歪，哪有话可说呢？可只要伪知青一到，团团一伙便又一副精诚团结的样子，上下八千年纵横十万里地能从尼克松访华吃的兰州牛肉面一直扯到唐宁街十号克格勃安的窃听器。伪知青呢，就那儿静静地听，一派心神向往的样儿。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团团一伙个个自我感觉挺好，而且越来越好的时候，老四却使他们大丢其人。

“我的关节疼。”也许是吹得太过，老四摸着突出很高的喉结，作出痛不欲生状，费了好大劲才咽了口唾沫。

“我好像也有关节炎了。”和团团一起愣了一会，整阴笑着说。

“那地场不叫关节吧？”伪知青小心翼翼地看着团团他们每个人的脸，陪着笑，“腿上有膝关节，胳膊上有肘关节，喉咙疼就是喉咙疼……”

“谁他妈不知道你釀了两天人？我是说错了，说错了！”老四忿忿地说。可是，他的脸却红了。看着他羞恼交加的窘态，整先憋不住笑了。伪知青和团团也笑了。

“笑什么？谁再笑谁就是儿子！”没人笑了，空气显得有些沉闷。老四捋捋袖子，“来，整，咱们整两拳！”

“没酒划个鸟。”

“凉水有吧。喝凉水，敢不敢？一拳三口，敢不敢？”

“儿子才不敢。”整坏兮兮地一笑，“等我一会。”不一会，他又进来了，提来大半桶水，“喝这个。”

“咱们缸里不是有水嘛？”老四问，“你到井上去了？”





“队里的井。”整说，又转过头，“来，你俩也来。”

“我不会。”团团说。团团真是不会。

“我也不会。”伪知青也不会。而且，他还直替老四发愁，“队里的井水喝不成的，你们……”

“知道知道，正因为喝不成才让喝的嘛。”整说着话又飞快地朝老四一挤眼，“来，我们先划。”

喝得最多的伪知青是捂着肚子回家的。团团一伙则几乎一夜未睡，放在炕沿下的本是用来洗脚的盆子唏里哗啦也随着响了个彻夜。

这样，团团一伙只好天天哼哼呀呀地去大队医疗站。那天快晌午的时候，团团又去医疗站要药，顺便去了伪知青的“计划生育室”，推开门，只见伪知青正满脸晦气地收拾东西。团团问他怎么了，他拖着很浓的哭腔说：“不让我干了。我劊过的两个婆娘又怀上了。大队说我是故意破坏计划生育。”

“你没有，你不会，你不敢。”团团急了。

“没用了，就这样吧。”他满脸疑惑地向团团说：“那两个婆娘我明明是按要求给做的手术，输卵管我明明是弄断了的，她们咋能怀上的？”

“……”团团无言。

回来后，团团将这事告诉了老四和整，他们一起一愣，“输卵管？”老四吐吐舌头。“不成体统，咋这么个叫法？”“那东西挺重要，是吧？”整也皱起眉头：“弄断就没法生娃了，是吧？”互相看一看，两个人又一齐异口同声唱歌似地骂：“那两个狗日的婆娘。”

5

脱掉了窸窣窣直响的蓝涤卡制服，伪知青又回到大田里。不管是谁再叫他“劊人的”，他都会狠狠地骂。团团对老四和整悄悄地说：“别逗他了。他心里苦得很。真的苦得很。”老四和整都被团团的严肃和温情打动了，也都认真到极点地点头应允。

为了安慰伪知青，也是因为到了团团的十八大寿，团团一伙决定吃一家伙。伪知青也极表赞成，可立刻又发起了愁，“钱呢？没有钱拿啥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已经到了乡里，当然就得自己动手”。整说得郑重其事。团团却急了：“不行不行不行，嗟来之食，盗泉之水，统统不能要，这可是原则。要不，我宁肯不办他妈的这个鸟生日。”整生气了，满脸的不高兴。“我那话里有贼味么？我一说话你就盗啊偷的，好像我是个贼。”“别吵了，别吵了，吵个屁！”老四说，“我知道整是啥意思，没有钱我们可以换，对吧？”说着话，他便撅着屁股爬到炕上，打开自己的木箱，稀里哗啦一通翻，最后翻出一大沓连兰州他家的地址都写好并贴上了邮票的信封。“我卖邮票，谁要？八分的只要五分，谁要？”“你敢！”整发怒了，恶狠狠地说，“那是你妈的心……”

沉默。满世界都是死一样的静。只有灯花偶尔一炸，发出一声脆响。半天了，整才从胸腔里吐出一口闷长的气。老四委屈地撅了半天嘴，干脆蹲在地下捂住脸，呜呜咽咽地哭了。他是他家排行最小的老四。临下乡时，他妈怕他懒散不给家里写信，便特意准备了那一叠连地址邮票都写好贴上的信封给了他。火车已经开了，他妈还颠颠地撵着火车边跑边喊：“来信！来信！”信他是写了的。第一封写路上的见闻感想，第二封写进村时的情况和感受。以后，每月一封的信上便只有几个张牙舞爪的字：“妈，我活着。”现在，他连这都要卖了，要不是整拦住了他。他哭了。哭得团团和整也想哭。

“你们吃不吃狗肉？”半天不吭声的伪知青突然闷声地问。他好像也哭过了一样，声音里仍拖着些掩饰不住的哭腔。团团一伙抬起头。吃狗肉倒是个不用花钱的便宜事。只是，到哪儿去弄条狗来吃呢？全队统共只有两条狗，队里那条狗麦收时看场，瓜熟时看瓜夕平常日子就拴在牲口院里看门；还有一条就是伪知青的老子喂的。两条狗都好，可两条狗都不能动。尤其是伪知青他老子的那条狗，实在是太好了。好得不像一条狗。团团一伙曾亲眼看见那条狗是怎样亲热地在它的老主人一身疲惫地收工回家后，亲热地摇着尾巴迎上去，围着他摇头撒欢；又是怎样亲热而懂事地耷下落





在他头上和肩上的草茎飞枯叶；团团一伙也曾亲眼看见那个干瘦的老人是怎样慈祥地眯了跟，将狗揽在怀里，一边细细地摩挲着狗儿光亮的黑毛，一边将深纹遍布的脸贴在狗儿身上，久久地一动不动。而这时，那狗儿活脱脱就是个谁见谁爱的通晓人事的娃娃，琥珀色的眼睛里满是温柔，一动不动地和老人亲昵着。“不吃不吃不吃。”伪知青的神色使得团团一伙一起有了种不祥的预感，便一起把头甩得像摇货郎鼓一样。可是，那狗儿最终还是被弄来了，是伪知青自己动手吊死的。等他老子从地里回来，狗儿已经被剥了皮，开了膛。那个木头一样几乎从不讲话就是讲话也木头般地从无钟情的老头子浑身颤了半天，扔下锄头，从锅里舀了一瓢伪知青预备用来煮狗肉的滚开的水，兜头就朝伪知青浇去。“要不是跑得快，我这会儿早让烫死了。”伪知青对团团一伙说。他手里拖着剥了皮的死狗，脸上几个核桃般大小的水泡让人心颤肉跳。“你们自己煮吧。家里我是弄不成了。”“疼不疼？疼不疼？”团团一伙傻了似地围着他，翻来覆去只会说一句极蠢极蠢的话。伪知青苦笑，说：“原本思谋我老子骂我两句就算了，没想，唉……”“你他妈的！”整恶狠狠地咬起牙，腮帮上一边鼓起一个瓷实实的肉疙瘩，伸出两手使劲地扳住伪知青的肩，发疯般狠命摇晃着，嘴里翻来覆去地骂：“你他妈的！你他妈的！”伪知青就那么站着，不说，也不动，听任整疯狂地把自己弄得摇来晃去。他脸上那几个核桃般大小的水泡在昏暗的油灯映照下发出闪闪烁烁的让人心颤肉跳的光。突然，整又猛一下将伪知青拥在怀里，久久地一动不动。团团赶紧低下头，只觉得有两行冰凉的东西终于滚出眼眶，又慢慢地滑过脸颊。

要开吃了，伪知青动情地盯着团团一伙，看了半天，这才认真地对团团一伙说：“你们对我是真好，那狗我是不该弄死的。可是看你们难受，我就……真的，我情愿为你们去死……”

那狗肉伪知青一口没动。他说他已经够对不起他老子了，他不能吃。整也不吃。老四也没有吃。他们都只夹那只连杂碎带头爪混煮在一起的鸡吃。那鸡是老四用五条破裤子换来的。“你要吃的，吃这个。你是寿星呢。”整和伪知青和老四再三劝说团团，伪知青甚至说团团要是不吃狗肉

就是看不起他，团团这才像吃自己的肉一样痛苦万分地夹一块狗肉送进嘴里，放下筷子，脸上满是晶亮亮的泪痕了，他也不去擦，只一字一顿说：“我今天才发现，我活得还不如一条狗对人的用处大。这就是我十八岁生日的体会。”

那天晚上，团团一伙都醉了三可那瓶一块三的化学酒才被喝掉了三两多。平日里，要是高兴的话，整一个人一次就能喝半斤多，而且，还不醉。

6

伪知青要改名了，为的是听起来像个知识青年的名儿。“听听，陈家堂，啥名字么！”“就是就是，难听得很。改了吧，改了吧。”团团一伙也说。“改不得，改不得……”他那个几乎从不在人前开口讲话的老子竟一反常态，在众目睽睽之下，涕泪横流地在村街上挡住了要去公社改名的伪知青：“这是有辈分的，乱不得，乱不得的呀。”伪知青不吭声，一张粉脸涨成紫红，只低头拼命往前推车，他老子则索性趴在自行车捎货架上，死不动弹。闹腾了足足一顿饭的工夫，还是团团他们搀走了伪知青的已经晕厥却仍旧横趴在捎货架上的老子。伪知青才得以将陈家堂的本名改成响哨哨的陈彬。这个“彬”字还是老四翻着字典给他找的呢。

其实，早在改名之前，不论是衣着发型，还是言谈举止，伪知青都和团团一伙一模一样了。若不是他有时说话蹦出些极土的字眼儿，谁会说他不像个知青？

要收麦了。团团一伙都剃成了锃亮的光头。收工回来，连头带脸地几捧水一洗，那个舒服，没治啦。可妞几个说团团一伙是“神经病”。老乡们也笑：“看太阳厉害了，又褪了毛让晒哩，那头不是肉的？”团团一伙也笑，索性连草帽也不戴了，说是要当抗日英雄。“那日是好抗的？”老乡们笑得更厉害了。团团一伙也跟着嘻嘻哈哈地笑。他们要的就是要有反应，日子太没味道，不生着法儿让自己乐和乐和，人该咋样往明天活？伪知青

